

## 醜不拉雞

有意外的才叫生命。

我說的是我家那隻醜不拉雞。

不過得先從醜不拉雞的媽媽——「懶屍鬼」說起。「懶屍鬼」屁股大，像一枚正字標記的大印章，往雞蛋蓋去，沒多久，保證有一群吃了鐵牛運功散的小雞踹破蛋殼出來。就這功夫，牠孵蛋最行，名聲傳得遠，村子有不少人把蛋拿來託「懶屍鬼」。牠搵幾下，幾隻雞便從屁股滾出。有一回，我蹲在旁邊算牠孵出幾隻雞，一隻隻算，到第十隻，竟然是隻帶條紋的怪雞，說不上哪壞，可是日子久了便顯露牠的恐怖。到第十天，我進雞寮看，嚇得大叫。牠成了醜不拉雞。

照理說，這隻醜不拉雞孵壞了，牠媽媽在雨天孵蛋時沒把屁股掩緊，給劑量過強的閃電照殘了。當我被牠的醜貌嚇著時，牠走到養雞燈底下，用睥睨、輕視與挑釁地眼神回我，好像是說，我就是這樣，不然怎樣？燈光下，牠清楚現出原形，「少年禿」兼「顏面傷殘」，外加「突變」。三合一，醜不拉雞。我跑得快沒氣，撞倒不少東西，跑向爐邊用長鐵鋏撥火的阿婆，說：「雞竇裡有隻鬼呀！好嬲(醜)。」

阿婆從爐灶夾了根柴火，用火燙死牠。她走向雞寮，往小雞群看去，果真有隻絨毛帶衰的醜雞。

「燒死牠，牠是鬼。」我大喊。

阿婆把帶火的長鐵鋏往前戳，小雞們散了，唯獨醜不拉雞站著受死。阿婆把火鋏停在牠頭頂。火沫灌落，火焰甩來甩去，牠不怕死地仰在那看。忽然間，木柴燒裂，砰一聲，火花激烈撒開。醜不拉雞醒了，揮動毛都沒有長齊的翅膀，蹬起來，用啄子攻擊火把。如此跳擊了好幾回。

「燒死牠，牠是鬼。」我又大喊。

「牠不是鬼，鬼怕火。」阿婆把木柴提高，踩熄地上殘火，又說：「牠是鷓鴣(鷺)與雞交配的後代，才敢啄火。鷓鴣的本領是越飛越高，要啄日頭。」

「不要殺牠。」我大喊，因為我知道這個故事。從前有一隻醜小鴨，後來變成了天鵝。現在，我家有了隻醜不拉雞，將來變老鷹。我把牠從火坑救回來，抱在懷裡，免不了受牠啄幾下，感受到這傢伙的生猛。我原諒牠，是牠日後會成為英雄。

接下來，我把醜不拉雞當老爺服侍，給牠吃鮮的。蚯蚓的肚腸先剔除，蚱蜢的腿梗摘除。牠吃光光，不給一旁的弟妹，連「懶屍鬼」也沒份。我同學知道我養了小老鷹，都說我發了。他們知道有一種老鷹能站在主人戴牛皮套的臂上，呼啦一喝，老鷹就出門去幹活，不久便嘴上叼隻兔子，兩腳踩著竹雞，用頭頂開門進來，訓練得更好甚至竹雞腸都先掏好了。我同學羨慕極了，也抓了一堆小蟲給醜不拉雞，盼他將來能多獵些小動物打賞。

一個月後，醜不拉雞更殘了，得了鬼剃頭，頭皮光禿禿。有位同學忍不住大吼：「哇，癩痢頭，他是朱元璋轉世，卡到陰。」

「媽呀！是禿鷹，只會叼大便回來。」另一位同學說。

這隻雞是失敗中的失敗，越大越嚇人，紅雞冠掉到喉嚨，鼻囊像成長條的涕狀物垂在喙尖，頭上長疣瘤。要是半夜撞見牠，除了鬼，別無聯想。然而，牠是成功的看門狗，常留連家門口，有人靠近便伸長脖子呼嚕嚕叫三聲。牠多次擊退想偷東西吃的野貓，只要露臉，野貓嚇得幾乎凍在原地任牠啄。牠曾經與空中來襲偷小雞的大冠鷲幹過架，緊咬鷲的腳不放，被帶到半空中，被目睹的人形容為牠強暴了鷲。牠的頭號敵人是郵差，多次攻擊。郵差氣得臉都綠了，在機車邊放一根打狗棒。

醜不拉雞的身分首次揭露，是我小五時，約民國七十四左右，學校辦了「寵物展」。寵物的意思很難解釋，簡單說就是把畜生當人養，或者說，家中有哪種動物吃飽睡、睡飽吃，不用幹活。寵物展只辦了一屆，因為情況很糟。來了上百隻雞鴨鵝，廿頭牛，十頭羊。有人帶了阿婆來，在校門口把關的老師說不行。那位阿婆哭了起來，說自己上半輩子苦得像畜生，現在才能躺著幹，她如果不是寵

物，是啥呀！

我的寵物是醜不拉雞。我把牠關在小鐵籠，用工地那種怪手大挖勺狀的單輪推車送，押解到校。說押解人犯不誇張，我阿公右手拿了一把菜刀，左手拿了磨刀石，邊走邊磨。他見到草莖，便試了刀鋒，見到大石便刷兩響。他是屠夫，今天要當著大家的面把醜不拉雞殺了。

學校亂極了，管學生已經夠老師煩了，還要管畜生。從校長室到司令台沒有一處沒沾屎的，牠們到處叫，到處拉，當動物就要解放校園的最高潮，阿公從拎了醜不拉雞，繃緊老骨頭爬上司令台，把講台當砧板，向學生示範如何宰了「家醜」。

「牠讓我丟臉，太醜了。」阿公扣著雞翅膀大吼。

「沒錯。」站在旁邊的我回應。

「牠老是站在屋頂，比我還大條。」阿公又說。

「沒錯。」我說。

「牠啄郵差的，也啄大家的小雞雞。」

「沒錯。牠很么壽。」十幾位男學生回應了，大喊：「殺了牠，殺了牠，殺了牠。」

面對千夫所指，醜不拉雞不理會，用睥睨、無懼與不屑的眼神回應，把指控拋在腦頭。接著，我一手扣著雞翅膀，一手抓住雞腳。阿公則抓住雞脖子，熟練的把雞皮往後勒，把血管與氣管繃出，一刀劃去。雞血流出來，斷裂的氣管從傷口翻出來，醜不拉雞死了。

校長氣呼呼地跑上台，尖銳大喊，怎麼可以殺寵物，寵物要好好疼、好好愛的，就像學生要……

「……殺了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燒一鍋熱水燙毛。」阿公說。

「太誇張。」校長氣呼呼，顫抖說：「司令台上怎麼可以殺雞，國父遺像會哭的。」

「牠是醜不拉雞，鬼的化身。」我說。

「牠不醜，本來就這樣的，牠是火雞。」自然老師走上講台，解釋了那隻雞的身世。可是來不及了，牠躺在那，眼睛半闔，血泊漫了開來。現場除了動物們撕咬、放屁與貝多芬交響樂曲似的交配聲，沒人吭聲。

自然老師來場機會教育，告訴我們對待生命的道理，她說：某個由雞所組成的國度，其中有間國小叫「螢橋」國小。學校裡的小雞很快樂、安分地讀書，有時會調皮搗蛋。有一天，牠們聚集在教室作美勞時，有隻「瘋雞」提著桶子、拿著刀往教室衝，把桶裡的硫酸潑去。剎那間，焦燙的煙冒著，可愛的小雞們受到傷害，衣服融化，皮膚爛掉。還好，有隻勇敢的小雞在「瘋雞」發狂時，跳去擋硫酸，減少同學的傷害。這隻小雞頭皮融化，頭髮掉光光，眼睛瞎了，牠英勇的行為就像從大火叢中救出自己同伴，所以，大家叫牠和牠勇敢的小雞們為「火雞」。

老師說到此，不講了。我們卻知道之後的事：「瘋雞」沒有逃離現場，拿刀往自己砍砍砍，戳戳戳，鮮血直噴，直到死亡。教室裡的小雞們在驚駭的硫酸腐蝕之下，又見到自殺場面，嚇壞了。這件事不假，是社會事件。我想是自然老師拿台北螢橋國小的潑硫酸事件為版本，以鏡相世界作為機會教育。那時全校的學生相信了，世界的某個角落有隻小雞站弓箭步，臉孔扭曲，展翅擋災。而牠，沒錯，如今活生生站在眼前的司令台。

「那隻雞會得雞鐸獎，最後反攻大陸。」有學生說。

「師鐸獎是給老師的，牠會得童子雞獎。」有人反駁。

現在全校都知道敵人是誰了，我也是，瞧著阿公看。阿公拿著菜刀，示意他也是出於無奈，安靜地離開，卻不小踩到了醜不拉雞的屍體。這隻火雞幾乎以浴火重生的姿態，死而復生，跳了起來，瞪著阿公。那一幕令人震撼，火雞的脖子被刀子豁開，仍活著、怒著，挺著頭，用喉間斷裂的氣管呼吸。

「不對，牠是釋迦摩尼雞，殺不死，頭上還有很多凸凸的。」一位女孩大聲喊。

「錯了，牠是一隻禿鷹，要飛了。」有人大吼。

全校忽又安靜下來，看著講台上的火雞展開翅膀。牠拍幾下翅膀，幾乎飛起來，羽毛沾染的血漬灑開。好多人臉上都被噴到了血，感到那不是輕的，是有生命的重量，像刀割。是的，牠復活了。

很難形容不死之雞。牠活得好好，呼吸不在鼻尖，在喉頭暢快。鄉公所的獸醫用一種不鏽鋼的小圓環，嵌入牠的喉嚨刀口。圓環類似口哨糖，醜不拉雞呼吸間，發出咻咻聲。牠戴了斗笠，雨水不會順頸子流入喉間小孔而嗆死。況且，牠死過一回，贏得生路，沒人再殺牠。

牠皺巴巴，眼睛沒光，臉也是。身後那個像孔雀開屏的羽毛也塌了，沒道理的敗相。牠有時站在屋頂，伸脖子，喉嚨發出咻咻聲；有時在曬穀場盤桓，一腳一腳慢慢伸，像孤獨僧。可能是阿公下刀時歪了，醜不拉雞的脖子向右跛，樣子挺怪。有一回，阿婆拿了長鐵鉞撥正，趁牠發呆時，悄悄夾回來。

醜不拉雞嚇著，羽毛豎起，多年的憤怒在此時爆開。牠脖子甩兩甩，翅膀擺開，兩腳一夾，撲向阿婆。可憐的阿婆，摀上眼睛，用手上的鐵夾亂揮，慢慢退到牆腳，跌進醃鹹菜的大甕，任憑畜生踐踏。待阿婆爬出來，一身腥濕味道，眼前已空無一物。醜不拉雞不在場了，只留下又髒又亂的械鬥痕跡，和春陽流動的曬穀場。

醜不拉雞離家了，不如說，牠去旅行，範圍隨著年紀越來越大。無論晴雨或烈日，牠戴斗笠，奮力張揚生命力與毅力的方式，就是一步步走，安安穩穩地探勘世界。更多時候，牠站在某地，橋頭、公車站牌、學校的圍牆，寧靜地呼吸與冷觀世界。有些重大節日，比如三節，醜不拉雞會回家，站立在多風的屋頂，睥睨全村。

火雞一年，脖子挨一刀，活下來。

火雞二年，展開漫長旅行，頭戴小斗笠，像孤獨僧。

火雞三年，牠闖入廟會的大雞比賽會場，走過又肥又欠宰的閹雞群，撒個眼色，跳上神桌，蹲在關聖帝君的肩頭，讓香客不知道要拜祂，還是牠。

火雞四年，牠越過三座山，帶回無數的小妾，有雉雞、番鴨、烏骨雞、孔雀和麻雀，以及一群普通樣式的母雞。這次牠待在家最久，約一禮拜，因房事搞不定再度逃家，留下矮胖不一的妻妾自相殘殺。

火雞五年，全村冒出好多小火雞，分別以醜不拉雞一號、二號……命名。

火雞六年，牠當選消防隊的吉祥寵物，喉間綁上紅蝴蝶結。半年後，消防隊員票選牠是惡靈。凡是牠出現的火場，火越來越旺。

火雞七年，阿公過身。火雞回家，在送葬棺木前引領，對下葬的棺木刨了幾把土。據猜測，牠感謝阿公那一刀，不再挨刀。

火雞八年，牠也過身了。

發現醜不拉雞過世的是賣藥郎。賣藥郎騎機車在幾個鄉鎮兜，豪誇他的機車騎了廿幾年，車輪沒破過，每天在油缸放半顆補腎丸就乒乓叫。他又說，醜不拉雞之所以妻妾成群，也是他賞了補腎丸。火雞八年，他騎著經過家門口，機車爆胎了，坐在路邊發呆時，發現醜不拉雞在屋頂。牠那樣站已經好幾天了，賣藥郎爬近也毫無反應。牠的斗笠破了，尖喙長苔，鼻孔冒出草苗，眼睛半闔，但是羽毛仍然發彩光，屹立得像風向雞。

賣藥郎摘下牠的斗笠，磕個頭，說：「師父涅槃了。」

醜不拉雞的旅程最遠到達台北，那是在火雞六年。

旅行那天，我把牠泡了硫磺水，腋下刷幾次，爪子剔淨，身子晾乾後在頸子束上「啾啾」，牠頓時闊氣不少。很幸運的，這趟旅程坐專車。

駕駛是阿文叔。他看了那紅艷的領結，睜大眼，說：「牠真靚，是一隻王子呢！」他要摸牠一把時，醜不拉雞卻像潑婦狠狠啄回去。

車子駛過山路，上了高速公路，到了台北。我們中午計畫在民生東路的某家速食店用餐，人潮太多，外帶擠在車上解決。那是中間夾肉的輪胎麵包與黃澄澄的番薯簽，說不出的味道，旁邊路過的小孩都指著麥當勞的 M 字招牌說他下次還要去奶罩店吃。醜不拉雞也有一份，老樣子，吃相邋邋，還喝可樂。飯後我們

開車到醫院，提著裝雞用的紙箱瞞過護理站人員，來到病房。

眼前躺在床上的是阿文叔生重病的老父。他雙眼微閤，意識朦朧，卻因每隔兩小時的機器抽痰，自己清醒得像警報器哀號。我不知道他生什麼病，也許被瞄一眼就完的那種吧！然後，抽痰機醒了，老人醒來和它搏鬥。抽痰器停了，老人的痛苦沒暫緩，此時看見床尾怪異的一幕。雞站在那邊的欄杆，瞪著人，喉間咻咻響。

阿文叔不過是藉牠向父親示範，如果老父像醜不拉雞一樣在喉間開個叫「氣切」的小孔，從那呼吸與抽痰，能活得好好地，並且減少痛苦。

「啊！鷓鴣(鷺)。」老人顫抖說。

說牠是，牠就是了。醜不拉雞震動翅膀，羽毛一波波豎立，強風掀動布簾與任何輕飄的東西，病房像吸入洗衣機狂攪的失控場面。最後，牠飛了起來，以多年來牠一直爭取的老鷹地位，飛起來了。